



## 又见桂子中天落

□朱国良

隐隐约约的一缕缕馨香，婉婉约约的一丝丝甜味，我觉得它极吻合江南的气场，饱满南方的气韵。时下万物哪位最“网红”，除了枫叶，便是桂花，如果说秋天是“色香味”俱全的一席佳肴，那么桂花就是独具香味、别有韵味的一道大餐。

万花丛中一挥手，使我衣袖三日香。守着西湖过日子，又看钱江潮起时，这市花值班的日子悄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，虽然迟了一点，慢了半拍。此时当景，金风骤送，橙红橘绿，秋阳正绵，飞点红霜，云淡天高，黄翡绿翠，最是一年好景，可见无限气象。

这个当儿，有闲有趣的人们，自然不会放走春秋佳日，他们结伴而出，偷一日半闲，走满院沐桂雨，去花圃拾花锦，上植物园问桂讯，哪怕小区里面逗留片刻，便可见一路的红黄相间，星星点点，灼灼如霞，灿灿如缎，这秋日凌波仙子的使者，正饱满地缀满枝头树间，以一个个完整生命，毫不保留地向着大自然传播幽香，飘送暗香，奉献芳香，把一个壮硕的金秋推上了登峰造极的境界，将偌大一个城市熏得香喷喷、甜丝丝的。秋光真个胜春光，这差不多就是这桂花演绎造化而成的吧！

听听古人的吟唱吧！李清照的《桂花》词，竟把这仙子提到这样的档次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轻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定妒，菊应羞，画阑开处冠中秋。骚人可煞无情思，何事当年不见收。”写到杭州的桂花，诗人感叹这桂子是：“满觉陇旁金粟遍，天风吹堕万山秋。最是早行奇绝处，四面八方野香来”。诗人笔下的桂花，每每充满生气和灵气。“十里荷香，三秋桂子”，这是西湖上了名堂的骄傲。传说，天上月宫有桂树，“月中桂子”曾多次落在杭州天竺、灵隐一带，杭州才有了桂花。难怪古人留下了“桂子中天落”的拟人笔墨。

岁月是忠诚的，花草是守信的。熬过炎炎仲夏，便自默默孕育。一俟金风吹拂，任尔秋阳力尚刚之时，还是两岸染红霜之际，桂花总是准时开放，很是恪守信用，如同一位守信践诺的谦谦君子，即使我们杭州老乡郁达夫先生有《迟桂花》之作，这花也不过推迟数日，实是天之数，非是花之过！实是气候之故，非是物候之负！可贵的是桂花还有二度开放，二次辉煌，如同二次“创业”，甚至还有第三次拼出全力的最后绽放，这真是怒放的生命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贡献人间。

桂花又不似无花果，她敢于表现却不喧哗；桂花也不似牡丹花，她善于惠人却不炫耀。她深知绿叶才能衬托点点小花的魅力，她自知暗香才能阵阵叩动人的心窗。她懂得大红大紫是乡人的狂野之美，俗者之气，唯有以气质和风范出世，唯有以内涵与气度感人，才有长久的灿烂、恒远的辉煌！

桂花有着自知之明，一粒砂砾观世界，半瓣花上说人世。它深谙自大不是强大，重量并非力量。它又深知品种的渺小，自身的弱小：一朵蚁样的小花，面对宇宙广阔，何有起眼之处！她深知团结才有力量，才有气势，才有广阔的天地。她们一个个精灵般地抱成团，一个个生气勃勃的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，织就一道绚丽的风景，向人类演绎着一道通俗易懂的哲学命题，倾吐着一曲心中的理想之歌！

我观世上花卉事，开花容易结实难。牡丹花如艳，不及桑果甜，月季虽好看，枣花更实在。这话恐怕偏颇了一点，但桂花虽不结果，但以花代果者，恐怕也只是此君的悲壮乃至无私了。以色列目是一美，以香传人为一德，以花奉世乃一功。君当记，君可忆，桂花糖之甜，桂花羹之润，桂花糕之糯，桂花酒之醇，桂花茶之馨，无不是桂花灵魂的涅槃和闪光。无不让人大快朵颐，倾心向往。

## 母校镜头

□王文元

●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有一条河，名字叫“丽娃”。矛盾的《子夜》里多次写到它。

●几幢老楼，西式券门，窗棂漆迹斑驳，廊道深不可测，地上铺着彩色碎砖。周末冷清，偶有人出入，开门关门声脆响。男的细瘦白净，戴着眼镜。女的穿着连衣裙，扎着辫子。

●图书馆的目录柜，高不可攀，要小心站在梯子上，才能翻到《财主底儿女们》和《白鲸》。

●坐在文史楼的北窗边，看檐雨滚落那一溜低矮的平房，缠搅在一起的紫藤，已抽出三两片叶子。

●月色如水，坐在河畔说话，有夜巡队过来。走在前面的那位，温言软语：同学，天晚了早点回去。我们应着，看队伍悄然隐没在夜色里。

●河东食堂的吐司，天下第一。

●雨夜道路空阔，一位叫“焰”的女生手插兜里，吹着口哨掠过。路灯昏黄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●藤蔓盘绕的中文系办公室，老师等我说论文。老师穿着白衬衫、牛仔裤。

●每一幢楼都须走数道台阶才抵达。那几小步，似在完成某种仪式，人在身体的抬升中会有一种升华感。

●徐中玉先生这样的儒者，不止一个。我和徐先生说过话。某天在图书馆前遇见他，他穿着月白色短袖，人很干净。我叫他徐先生，他温和地笑笑，说了句什么。



## 小品

□刘彦勇

## 别开生面的歌

□淘沙

这词、这曲、这歌声。

这首歌是全运会的主题歌。这样轻，这样柔，没有想象中主题歌应该有的那种铿锵与激昂。

这里汇集起全国成千上万的健儿，将展开激烈的竞争与拼搏，就连一朵朵的玫瑰也带着铿锵旋律。

《天涯一心》却柔如滴水，轻如月光——真是别开生面的一曲主题歌。

歌声轻到如细语，就是叫你细品。一滴水，一滴一滴的水，咸的，是感动的泪。一汪水，再深再深再深的一汪水，也

看得清。

一弯月，浮动一朵一朵的云，映照出奋斗的路；一轮月，再远再远再远却还是那么近——天涯若比邻。

最终一滴水将融入大海，泛起碧波万顷。

一滴水汇入大海就会永不干涸，生命不息——感受海的深情，海的胸怀，海的包容与海的伟力。

好一首突破传统的全运会主题歌。

从烟台到大连，断网的七个小时，是我离开陆地最久的一回。从地图上，也就一点点距离，穿过渤海海峡，从“鸡胸口”的羽毛舌尖，到“鸡下巴”的那块坠子。

我和同学都很期待这次轮渡，在茫茫大海上完全断网七小时，暂时“失联”，海上飘荡，看日落，听着就很浪漫。

这真是一艘好大大大的船。一座在海上漂浮的大楼，一座随波逐流的岛屿。

我们拎着行李走上高高架起的钢架楼梯，一层，又一层。和它庞大的身体相比，入口的门小得可以，成年人要弯腰才撞不到头。我们好像没带钥匙的人，架着云梯登上“大楼”，一个个钻进“大楼”顶部唯一洞开的“窗户”里。

没坐过轮渡的我们，看什么都是新奇的。轮渡内部灯光昏暗，天花板低矮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小卖部，餐厅，卫生间，大堂，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几个娃娃机。这让我想到一个小镇。医院，学校，超市……整个小镇都在一栋楼里，楼道也是街道，上班只是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。

船舱内空间也很狭小，几张上下铺，一个洗手台，一扇打不开的窗，沉闷不透气，萦绕着一股独属于轮渡的味道。很快我们就感到了无聊。于是我们穿过低矮窄小的过道，七拐八绕走了一会儿，又往上走了两层楼梯，穿过一扇小门，抵达甲板。

和沉闷的船舱完全不同，甲板上的风好像从四面八方刮来，只一下跨出门，就让你感受到大海的欢迎，又是另一种新奇。

船侧的浪花很美，海水颜色很透彻，云遮盖了蓝天和太阳，手臂粗的麻绳盘着，堆叠着，连接着甲板上巨大的工业造物，金属的造物又和我们脚下的轮渡相连接。我们正站在它身上，乘风破浪。

我们抓紧身上的衣服帽子，在风里大声呼喊交谈，然后被海风灌满了嘴巴。海鸥盘旋在港口，船尾上的国旗飘扬，我们脚下的船渐渐驶离烟台，翻出的浪拖出一条海上的“路”。没出港的其他轮渡和一排排不认得的巨大器械，在视野里逐渐变小。我们看着，拍着照，赞叹着，然后狼狽地被风赶进了沉闷但温暖的船舱。

船舱看过了，甲板也看过了，我们准备好要消磨时光。两床被子叠放在窄小的下铺做“桌面”——斗地主。掏出上船前买的扑克

牌，几人弯腰拥挤在下铺，赢了几回，输了几回，轮流当过了地主，很快玩腻了。

提前下载好的小说只能一个人看，视频也是，于是被子一盖，闷头睡午觉。房间被安眠的气息包裹着，厚重的门窗挡住了外面的声音和寒风，只有大海，摇着船，微微晃动着我们身下的床板。安享了半个下午的好眠。

醒来后，已经褪去了初上船时的激动和游玩的疲惫，房间里的人都懒懒的，已经睡饱了，但还像睡着时那样放松。坐着靠着，我们不知道做什么，也没什么可做的，就这样放空，让时间一点一点地从沙漏中往下流淌着。

后来我们又去了一趟甲板，海水比刚离岸时更清澈了，比碧蓝的翡翠更透亮，早已经看不见大陆了，四面是一望无际的海，还有几艘渔船，或许在遥远的云雾里还有那座蓬莱仙岛。可惜的是今天是阴天，看不了日落。

还有什么能做的？对了，可以把在烟台拍的照片收拾出来。养马岛的海岸真的很美，我们拍了不少张照片，景色哪张都好，人像删删减减。我们翻着相册，从烟台聊到北京，聊到温州，聊到云南。我说我自己工作后在阳台种了好多菜，做了个特别成功的面包；她说咱几个同学在合租的房子里包饺子吃

火锅，买了特别好看的餐具。离开校园后，日子照样过着，我们离开了自己的“港口”，向大海驶去。

天色暗下来了，泡面的香味充满了船舱，从开水间一路飘进房间里，我们支起行李箱，挨着放下泡面碗，窗外已经能隐约望见大连港口的灯光。

七个小时能做什么？看三部电影，吃两次正餐，睡一晚好觉；能从不时会响起的工作群里解放出来，不被消磨时光的信息吸引注意。轮渡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宽敞舒适，最期待的海上日落也掩藏在阴天，和久别重逢的朋友间谈论的话题并不都愉快……

但是，我想我会记得。渔船，礁石，海鸥，浪花，麻绳，船尾开出的“路”，竖起的国旗，黑夜里亮着灯的海岸线，和靠近岸边时手机亮起的信号格。

七小时，其实不长。

## 断网七小时

□徐源遥